尚書正義

尚書注疏卷第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虞書

益稷第五

益稷　禹稱其人因以名篇

[疏]傳禹稱至名篇 ●正義曰禹言暨益暨稷是禹稱其二人二人佐禹有功因以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暨益故益在稷上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為棄稷棄稷一人不宜言名又言彼誤耳又合此篇於皐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為說耳

陶謨九德故吁禹使亦陳昌言禹拜言思

孜孜拜而歎辭不言欲使帝重皋陶所陳言己思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皋陶曰

吁如何問所以孜孜之事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

陵下民昏墊言天下民昏瞀墊溺皆困水災予乘四載隨山

刊木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

暨益奏庶鮮食奏謂進於民鳥獸新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

至海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暨稷

播奏庶艱食鮮食艱難也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鼈使民鮮食之懋遷有無化居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貿勉勸天下徙有之無魚鹽徙山林之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米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爲治本皐陶曰俞師汝昌言言禹功甚當可師法疏帝曰來至汝昌言○正義曰皐陶既爲帝謀帝又呼禹進之曰來禹汝亦宜陳其當言○禹拜曰嗚呼帝皐陶之言既已美矣我更何所言我之所思者每日孜孜勤於臣職而已○皐陶怪禹不言故謂之曰吁問其所以孜孜之事如何○禹曰往者洪水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惑沈溺皆困水災○我乘舟車輴樏檋四種之載隨[illegible]木通道治之○與稷所進於[illegible]衆

肉為食我又通汝之　至於洲
其以澮以至於川水　種耳穀進
衆人難得食處乃決水所鳥獸鮮肉為食也人
既皆得食矣又勸勉天下從有之無交易其所居
積於是天下衆人乃皆得米粒之食萬國由此為
治理之政我所言孜孜者在此也皋陶曰然可以
為師法者是汝之當言　傳因皋至當言　▲正義
曰上篇皋陶謀九德此帝呼禹令亦陳當言亦者
亦皋陶也明上篇皋陶雖與益相應其言　亦對帝
以上傳云皋陶為帝舜謀者以此而知也　傳拜
而至而已　▲正義曰既已拜而歎以有所美復辭
而不言是知欲使帝重皋陶所陳言已無以加也
王肅云帝在上皋陶陳謀於下已備矣我復何所
言乎是也既無所言故言已思惟曰孜孜不敢怠
情奉成臣職而已孜孜者勉力不怠之意　傳言
天下至水災　▲正義曰瞀瞀眩惑之意故言昏瞀

墊是下濕之名故為溺也言天下之人遭此大水精神昏瞀迷惑無有所知又苦沈溺皆困此水災也云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

傳所載至治水

正義曰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湮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 徐廣曰橋一作輂 輂直轅車也尸子云山行乘樏泥行乘蕝 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則梮毳行如箕擿行泥上如淳云毳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愼子云為毳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梮或作樏為人所牽引也如淳云梮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梮木器也如今轝牀人轝以行也此經惟言四載傳言所載者與彼史記之說古書尸子愼子之徒有此言也輴與毳為一樏與梮為一古篆字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

治水此經乃云隨山刊木刊水治不徐於九州故云遍行九州之山林也五年左傳云井堙木刊刊是除木之義也傳云除木曰槎故曰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　傳奏謂至進食正義曰黎民亟飢為人治水故知奏謂進食於人也禮有鮮魚腊以其新殺鮮淨故名為鮮是鳥獸新殺曰鮮魚鱉新殺亦曰鮮也此承山下故為鳥獸下承水後故為魚鱉其新殺之意同也既言刊木乃進鮮食食是除木所得故言與益槎木獲鳥獸人以進食　傳距至至入海

▲正義曰距者相抵之名故為至也非是名川不能至海故決九州之名川通之至海也考工記云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

澮是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也以小注大故從畎遂溝洫乃以入澮澮入於川川入於海是畎內之水亦入海也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先言決川至海後言濬畎至川者川既入海然後澮得入川故先言川也　傳艱難至鮮食之

正義曰艱難也釋詁文禹主治水稷主教播種水害漸除則有可耕之地難得食處先須教導以救之故云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人播種之易得食處人必自能得之意在救人艱危之厄故舉難得食處以言之於時雖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未足故決川有魚鼈使人鮮食之言食魚以助穀也鄭玄云與稷教人種澤物菜蔬艱厄之食稷功在於種穀不主種菜蔬也言治稷種菜蔬艱厄之食庸記未有此言也　傳化易至居積　正義曰變化是改易之義故化為易也居謂居積者貴近也者居魚鹽近山者居木木從有之無

者謂徙我所有往彼所取以所有以濟我之
無魚鼈徙山林材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宜居積言此
遷者謂將物去不得空取彼物也王肅云易居者
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　傳米食至治
本▲正義曰說文云粒糂也今人謂飯為米糂遺
餘之飯謂之一粒兩粒是米食曰粒言是用米為
食之名也人非穀不生政由穀而就言天下由此
粒為治政之本也君子之道以謙虛為德禹盛言
己功者為臣之法當孜孜不怠自言
己之勤苦所以勉勸人臣非自伐也　禹曰都帝
慎乃在位帝曰俞　然禹言受其戒　禹曰安汝止惟
幾惟康其弼直　言慎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
直人　惟動丕應徯志　徯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天命以待帝

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昭明也非但人應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美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禹曰俞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

【疏】禹曰都至曰俞●正義曰禹以皐陶然已陳謨而戒帝曰嗚呼帝當謹慎汝所在之位帝受其戒曰然禹又戒帝曰君欲愼汝在位當須先安定汝心好惡所止念慮事之微細以保安其身其輔弼之臣必用正直之人若能如此惟帝所動則天下大應之以待帝志以明受天之布施於天也重命帝用美道也帝以禹言已重乃歎而言曰吁臣哉近哉臣當親近君也近哉臣哉君當親近臣也言君臣當相親近共爲成政道也禹應帝曰然言君臣宜相親近也

傳安汝至直之▲正義此禹重戒帝覆上愼乃在位下說心所止安好惡所止謂

心之所止當止好不止惡言惡以形好也上學云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好惡所止謂此類也傳意以上惟爲念下惟爲辭故云念慮幾微然後以保其好惡所安寧耳 傳徯待至帝志 正義曰徯待釋詁文帝先能自安所止止心之所止止於好事其有舉動發號出令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謂靜以待命有命則從也 傳昭明至周美 正義曰堯典已訓昭爲明此重訓詳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帝若能安所止非但人歸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下太平祚胤長遠是天之報施也天又重命用美謂四時和祥瑞臻之類也或當前後非一故傳言又也 傳鄰近至而成 正義曰周禮五家爲鄰取相近之義故鄰爲近也禹言君當好善帝言須得臣力再言鄰哉言君臣之道當相須而成 鄭玄云臣哉汝當爲我鄰哉鄰哉汝當爲我臣哉反覆言此欲

（其志心入焉）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大體若身）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予欲宣力四方汝為（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為之）予欲觀古人之象（欲觀示法象之服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日月星為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作會宗彝（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藻水草有文者火為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

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聽審之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後有言我不可弼

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四近前後左右之臣勑使敬其職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當察之侯以明之撻以記之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笞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書用識哉欲並生哉書識其非欲使改悔與共並生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格

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天下人能至于道則承用之任以官不從教則威之以刑

疏 帝曰臣至威之●正義曰帝以禹然巳言又說須臣之事作我股肱耳目言己動作視聽皆由臣也●我欲助我所有之人使之家給人足汝當翼贊我也●我欲布陳智力於天下四方爲立治之功汝等當與我爲之●我欲觀示君臣上下以古人衣服之法象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合五采而畫之又畫山龍華蟲於宗廟彝樽其藻火粉米黼黻於絺葛而刺繡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制作衣服汝當爲我明其差等而制度之●我欲聞知六律和五聲播之於八音以此音樂察其政治與忽怠者其樂音又以出納五德之言汝當爲我聽審之●有違道汝當以義輔成我汝無得

知我違非而對面從我退而後更有言云我不可
弼也●既言其須臣之力乃復勑之敬其職事哉汝
在我前後左右四旁鄰近之臣也其衆類頑愚讒
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汝當察之
以法行射侯之禮知其善惡以明別之行有不是
者又撻其身以記之書其過者以識哉●所以撻之
書之者冀其改悔欲與並生活哉●工樂之官以納
諫言於上當是正其義而顯揚之使我自知得失
也●又敕言御下之法天下之人有能至於道者則
當承受而進用之當任以官也不從教者則以刑
罰威之當罪其身也此等皆汝臣之所爲 傳言
大體若身 ▲正義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耳目大
體如一身也足行手取耳聽目視身雖百體四者
爲大故舉以爲言鄭玄云動作視聽皆由臣也傳
左右至成我 ▲正義曰釋詁云左右助慮也同訓
爲慮是左右得爲助也言君所以牧人人之自營

生産人君當助救之論語稱孔子適衛欲先富民而後敎之故云助我所有之民欲富而教之也君子施教本爲養人故先云助人擧其重者以其爲之事重當須翼成故言汝翼次顯君施敎化須臣爲之故言汝爲次明衣服上下操顯尊卑故云汝明次云六律五聲故云汝聽各隨事立文其實不異

傳布力至爲之 ▲正義曰詩云四方于宣論語云陳力就列是布政用力故言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爲之

傳欲觀至服制 ▲正義曰觀示法象之服制者謂欲申明古人法象之衣服垂示在下使觀之也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象物制服蓋因黃帝以還未知何代而具彩章舜言已欲觀古知在舜之前耳

傳日月至旂旗 ▲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謂此日月星也故日月星爲三辰辰即時也三者皆是示人時節故並稱辰焉傳言並者以辰

在星下揔上三事爲辰辰非別爲物也周禮太宗
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也辰謂
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星辰異者彼鄭以徧祭天之
諸神十二次亦當祭之故令辰與星別此云畫之
於衣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三
辰即日月星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惟日月爲
常亦言畫星蓋太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
天子葬盛姬畫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也草木雖皆
有華而草華爲美故云華象草華蟲雉也周禮司
服有鷩冕鷩則雉焉雉五色象草華也月令五時
皆云其蟲蟲是鳥獸之揔名也下云作服汝明知
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也又言旌旗若左傳言
三辰旂旗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王者禮有沿革
後因於前故知舜時三辰亦畫之於旌旗也下傳
云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
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享先王則袞冕袞者卷也言

龍首卷然以袞爲名則所畫自龍以下無日月星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冕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玄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據此記文袞冕之服亦畫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也要其文稱王被服袞冕非魯事也或當下三代天子衣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爲首而使袞統名耳禮文殘缺不可得詳但如孔解舜時天子之衣畫日月耳鄭玄亦以爲然王肅以爲舜時三辰即畫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　傳會五至爲飾

正義曰會者合聚之名下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知會謂五色也禮衣畫而裳繡五色備謂之繡知畫亦備五色故云以五采成此畫焉謂畫之於衣宗彝文承作會之下故云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知不以日月星爲飾者孔以三辰之尊不宜施於器物也周禮有山罍龍勺雞彝鳥彝

以類言之知彝樽以山節華蟲爲飾亦畫之以爲
飾也周禮彝器所云犧象雞鳥者鄭玄皆爲畫飾
與孔意同也周禮彝器無山龍華蟲爲飾者帝王
革易所尚不同故有異也　傳藻水至曰繡　正
義曰詩云魚在在藻是藻爲水草草類多矣獨取
此草者謂此草有文故也火爲火字謂刺繡爲火
字也考工記云火以圜鄭司農云謂圜形似火也
鄭玄云形如半環然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得其
眞今之服章繡爲火字者如孔所說也粉若粟冰
者粉之在粟其狀如冰米若聚米者刺繡爲文類
聚米形也黼若斧形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
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
似斧刃白而身黑黻爲兩已相背謂刺繡爲已字
兩已字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刺繡爲
兩已字以青黑線繡也詩葛覃云爲絺爲綌是絺
用葛也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曲禮云爲天

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皆以絺貴而綌賤是絺精而綌麤故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謂之繡考工記文也詳此所陳皆述祭服祭服玄纁爲之後代無用絺者蓋於時仍質暑月染絺爲纁而繡之以爲祭服孔以華象草華蟲雉則合華蟲爲一周禮鄭玄注亦然則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也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於裳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也顧氏取先儒等說以爲日月星取其照臨山取能興雲雨龍取變化無方華取文章雉取耿介顧氏雖以華蟲爲二其取象則同又云藻取有文火取炎上粉取絜白米取能養黼取能斷黻取善惡相背鄭玄云會讀爲繪宗彝謂宗廟之鬱鬯樽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彜蜼彜而已粉米白米也絺讀爲黹黹紩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

谷有六衣所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衮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鄭意以華蟲爲一粉米爲一加宗彝謂虎蜼也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故以宗彝爲虎蜼也此經所云凡十二章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紩以爲繡施之於裳也鄭玄云至周而變易之損益上下更其等差周禮司服之注具引此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畫於旌旗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以絺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是鄭以

冕服之名皆取章首為義袞冕九章以龍為首龍首卷然故以袞為名鷩冕七章華蟲為首華蟲即鷩雉也毳冕五章虎蜼為首虎蜼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為名如鄭此解配文甚便於絺繡之義揔為消息但解宗彝為虎蜼取理大迴未知所說誰得經旨 傳天子至制之▲正義曰此言作服汝明故傳辯其等差天子服日月而下十二章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八章再言而下明天子諸侯皆至黼黻也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孔注上篇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則卿與大夫不同當加之以黼黻為六章孔略而不言孔意蓋以周禮制諸侯有三等之服此諸侯同八章者上古朴質諸侯俱南面之尊故合三為一等且禮諸侯多同為一等故雜記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是傳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是也孔以此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者在上句藻火

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粉米貴於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為四章焉黻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為然以古有此言相傳為說也蓋以衣在上為陽陽統於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為陰陰統於下故所重在後詩稱玄衮及黼顧命云麻冕黼裳當以黼為裳故首舉黼以言其事如孔說也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訓彰為明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作尊卑之服彼當分明制之令其勿使僭濫也鄭玄云性曰采施曰色以本性施於繒帛故云以五采施於五色也鄭云作服者此十二章為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亦是以意說也此云作服惟據衣服所以經有宗彝又孔云旌旗亦以山龍華蟲為飾

者但此點以服爲主上既云古人之象則法象分
在器物皆悉明之非止衣服而已旌旗器物皆是
彩飾彼服以明尊卑故摠云作服以結之 傳言
欲至審之▲正義曰此經大意今臣審聽樂音察
世之治否以報君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物各
出其音謂之八音八音之聲皆有清濁聖人差之
以爲五品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五聲高下各有
所準則聖人制爲六律與五聲相均作樂者以律
均聲聲從器出帝言我欲以六律和彼五聲八音
以此樂之音聲察世之治否詩序云治世之音安
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正則聽聲
知政之道也言今聽作樂者其音安樂和平則時
政辨治而修理也若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忽慢
而怠惰也是用樂之聲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
也知其治理則保以修之知其忽怠則改而修之
此治理忽怠人君所願聞也又樂之感人使之和易

調暢其樂音合度則言得理以此樂音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乃君之發言合彼五德施之於人可以成其敎化是出五言也人之乃言合彼五德歸之於君可以成諷諫是納五言也君言可以利民民言可以益君是言之善善惡由樂音而知也此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政之理忽言之善惡皆是上所願聞欲令察知以告己得守善而改惡故帝令臣使當爲我聽審之也六律六呂當有十二惟言六律者鄭玄云舉陽陰從可知也傳以五言爲五德之言者漢書律曆志稱五聲播於五常則角爲仁商爲義徵爲禮羽爲智宮爲信志之所稱必有舊說也言五聲與五德相協此論樂事而云出納五言知是出納五德之言也樂音和則五德之言得其理音不知則五德之言違其度故亦以樂音察五言也帝之此言自說臣之大法於舜所聽使聽韶樂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季

札見舞韶樂而歎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然則韶樂盡善盡美有理無忽而并言忽者韶樂自美耳樂採人歌為曲若其怠忽則音辭亦有焉故常使聽察之也　傳四近至察之 ▲正義曰冏命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知四近謂前後左右四者近君之臣勑使勑其職也更欲告以此下之辭故勑之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為非者當察之知其非乃撻之書之此與以下發端也庶頑讒說謂朝廷之臣格則承之乃謂天下之人舜之朝廷當無讒說之人故設為大法戒慎之耳四近之臣普謂近君之臣耳無常人也鄭玄以四近為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惟伏生書傳有此言文王世子云有師保有疑承以外經傳無此官也　傳當行至其過 ▲正義曰禮射皆張侯射之知侯以明之當行者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

射禮有序賓以賢詢衆善之義是可以明善惡
也皆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謂過輕者也大罪刑
殺之矣古之射侯之事無以言之案周禮司裘云
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供熊
侯豹侯卿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鄭玄注云虎
九十弓即方一丈八尺熊七十弓方一丈四尺豹
麋五十弓方一丈鄭又引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
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大八之侯鵠方六尺丈四
之侯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一丈之侯鵠方三尺
三寸少半寸此皆大射之侯也射人云王以六耦
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
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二正鄭玄
注云五正者五采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
正者去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此賓射
之侯也鄭以賓射三侯步數高廣與大射侯同正
大如鵠司裘及射人所云諸侯者謂圻內諸侯若

圻外諸侯則儀禮大射云大侯九十弓熊侯七十
弓豹侯五十弓皆以三耦其賓射則無文若天子
巳下之燕射案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
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熊
侯巳下同五十弓即侯身高一丈君臣共射之傳
書識至並生▲正義曰書識其非亦是小過者也欲
並生哉總上三者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
皆是欲其改悔與無過之人共並生也 傳工樂
至道之▲正義曰禮通謂樂官爲工知工是樂官
則周禮大師瞽矇之類也樂官掌頌詩言以納諫
以詩之義理或微人君聽之若有不悟當正其義
而揚道之揚舉也舉而道向君也 傳天下至咸
之▲正義曰言承之用之則此人未在官也故言
謂天下民也能至於道即賢者故承用之而任
之官也否謂不從教者則以刑威之而罪其身也
臣過必小又撻之書之罪或大故以刑威之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然生草木言所及廣遠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

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獻賢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爲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

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上惟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 帝

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於無功以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丹朱堯子舉以戒之 傲

虐是作罔晝夜頟頟 傲戲而爲虐無晝夜常頟頟肆惡無休息 罔

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朋羣也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羣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創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不以私害公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為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以者一人為方伯謂之五長以統治以奉帝室各迪有

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九州五長各蹈有功唯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言天下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有次序敢不念乎

疏 禹曰至惟敘 ●正義曰禹既得帝言乃荅帝曰然既帝之任臣又言當擇人充滿大天之下旁至四海之隅蒼蒼然生草木之處皆是帝德所及●其內有萬國衆賢皆共爲帝臣言其可用者甚衆也帝當就是衆賢之內舉而用之其舉用之法各使陳布其言納受之以其言之所能從其所能而驗試之明顯衆人所能當以功之大小既知有功乃賜之以車服以表其功有能用帝以此法用人即在下之人知官不妄授必用度才能而使之●如此誰敢不讓有德玹不敢應帝命而推先善人也●若帝用臣不是不審試驗不知臧否則羣臣遠近徧布同心而日進

無功之人既戒帝擇人又勸帝自勤無若丹朱之
傲惟慢褻之遊是其所好傲戲而爲虐是其所爲
爲此惡事不問晝夜而頟頟然恒爲之無休息又
無水而陸地行舟羣朋淫泆於室家之內用此之
故絕其世嗣不得居位我本創丹朱之惡若是也
故娶於塗山之國歷辛壬癸甲四日而即往治水
其後過門不入聞啓呱呱而泣我不暇入而子名
之惟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水土既平乃輔成
五服四面相距至于五千里州十有二師其治水
之時所役人功每州用十有二師各用三萬人也
自京師外迫及四海其間諸侯五國皆立一長也
相統領以此諸侯各蹈行所職並爲有功惟有三
苗頑凶不能就官我以供勤之故得使天災消役
帝念此事哉不可不自勤也帝荅禹曰天下之人
皆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惟有次敘故也受其
戒而美其功也　傳光天至廣遠　◯正義曰堯典

之序訓光爲充即此亦云光充言充滿大天之下也
據其方面即四隅爲遠至于海隅舉極遠之處言
帝境所及廣遠其內多賢人也　傳獻賢至用之
正義曰釋言云獻聖也賢是聖之次臣德不宜言
聖故爲賢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言求臣之處多
也帝舉是衆賢而用之使陳布其言令其自說己
之所能聽其言而納受之依其言而考試之顯明
衆臣皆以功大小爲差然後賜車服以旌別其人
功能車用是舉賢用人之法也舜典云敷奏以言
明試以功奏試二字與此異者彼言施於諸侯其
人見爲國君故令奏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
納庶納謂受取之庶謂在羣衆　傳帝用至流故
正義曰帝用臣不是不以言考功也下知帝不分
別善惡則無遠近徧布同心日日進於無功之人
由其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也敷是布之義故言
遠近布同同心妄舉也　傳丹朱堯子　正義曰

漢書律曆志云堯讓舜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則朱是名丹是國也 傳傲戲至休息 ▲正義曰詩美衛武公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丹朱反之故傲戲而爲虐也頟頟是不休息之意肆謂縱恣也晝夜常頟頟然縱恣爲惡無休息時也 傳朋羣至得嗣 ▲正義曰朋輩與羣衆義同故朋爲羣也聖人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丹朱乃習於無水而陸地行舟言其所爲惡事無節度也此乃稟受惡性習惡事也鄭玄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頟頟使人推行之案下句云予創若時方勤治水則丹朱行舟之時水尚未除非效洪水之時人乘舟也羣淫於家言羣聚妻妾恣意淫之無男女之別故言妻妾亂也用是之惡故絶其世位不得嗣父也此用殄厥世一句禹既見世絶今始言之以明行惡之驗此句非禹所創創之者創其行之 傳創懲至善公 ▲正義曰

創與懲皆是見惡自止之意故云創懲也哀七年
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縣
東北塗山國名蓋近彼山也娶于塗山言其所娶
之國耳非就妻家見妻也懲丹朱之惡故不可不
勤故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孔云復往則
已嘗治水而輟事成昏也鄭玄云登用之年始娶
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鄭意娶後始受
帝命娶前未治水也然娶後始受帝命當云聞命
即行不須計辛之與甲日數多少當如孔說輟事
成昏也此時禹父新殛而得爲昏者鯀放而未死
不妨禹娶且治水四年兖州始畢禹娶不必在殛
鯀之年也 傳啓禹至功故 ▲正義曰啓禹子世
本文也孟子稱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是至門
而聞啓泣聲不暇入父子名爲己子而愛念之
以其爲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訓荒爲大治謂去
其水度謂量其功故治度連言之 傳五服至萬

千當作師

庸 ▲正義曰據禹貢所云五服之名數知五服即甸侯綏要荒服也然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直路五千里也治洪水輔成之者謂每服之內爲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州十有二千通計之一州用三萬人功總計九州用二十七萬庸庸亦功也州境既有闊狹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通率爲然惟言用三萬人者亦知用功日數多少治水四年乃畢用功蓋多矣亦不知用幾日也 鄭玄云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牧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所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

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内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内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内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内與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二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畸至于圻内則子男而已鄭云禹弼成五服而各五千里王肅禹貢之注已難之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烝民曰揉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内盡以封人王城

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
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
魯語文也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也採合二事亦
爲謬矣　傳薄迫至帝室　▲正義曰釋言云逼迫
也薄者逼近之義故云迫也外迫四海言從京師
而至于四海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
四海謂九州之外也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
此建五長亦如彼文故云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
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欲以共輔帝室故也
僖元年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方伯謂周
禮九命作伯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
一州之長謂周禮八命作牧者也傳言五國立一
人爲方伯直是五國之長耳與彼異也以其是當
方之長故傳以方伯言之　傳九州至分別　▲正
義曰蹈爲有功之長言蹈履典法行之有功惟三
苗頑凶不得就官謂舜分北三苗之時苗君有罪

不得就其諸侯與君之官而被流於遠方也言九州五長各迪爲有功則海內諸侯皆有功矣惟有三苗不得就官以見天下大治而惡者少耳頑則不得就官言善惡分別也

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方四方禹五服既成故皋陶敬行其九德考績之次序於四方又施其法刑皆明白史因禹功重美之

〇疏皋陶至惟明〇正義曰此經史述爲文非帝言也史以禹成五服帝念禹功故因美皋陶言禹既弼成五服故皋陶於其四方敬行九德考績之法有次敘也又於四方施其刑法惟明白也由禹有此大功故史重美之也

傳方四至美之〇正義曰皋陶爲帝所任徧及天下故方爲四方也天下蹈行帝德水土既治亦由刑法彰明若使水害不息皋陶法無所施若無皋陶以刑人亦未能奉法天下蹈行帝德二臣共有其功故史

因帝歸功於臯陶之功舜典與大禹謨已美臯陶故言重美之也傳言考績之次敘者臯陶所言九德依德以考其功績亦是刑法之事故兼言也鄭云歸美於二臣則以此經爲帝語此文上源所由下無所結形勢非語辭也故傳以爲史因記之

夔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戞擊柷敔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球王磬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

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賔言與諸侯助祭年爵同推先有德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明球弦鍾籥各自互見

笙鏞以間鳥獸蹌蹌鏞大鍾間迭也吹笙擊鍾鳥獸化德

相率而舞蹌蹌然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尹正也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洽始於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太平

疏夔曰至允諧●正義曰皐陶大禹為帝設謨大聖納其昌言天下以之致治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之於後夔曰在舜廟堂之上戛敔擊柷鳴球玉之磬擊搏拊鼓琴瑟以謌詠詩章樂音和協感致幽冥祖考之神來至矣虞之賓客丹朱者在於臣位與羣君諸侯以德相讓此堂上之樂所感深矣又於堂下吹竹管擊鞀鼓合樂用柷止樂用敔吹笙擊鐘以次迭作鳥獸相率而舞其容蹌蹌然堂下之樂感亦

深矣簫韶之樂作之九成以致鳳皇來而有容儀也夔又曰嗚呼歎舜樂之美我大擊其石磬小拊其石磬百獸相率而舞鳥獸感德如此衆正官長信皆和諧矣言舜政教平而樂音和君聖臣賢謀爲成功所致也 傳夔擊至明之 ▲正義曰夔擊是作用之名非樂器也故以夔擊爲柷敔柷敔之狀經典無文漢初已來學者相傳皆云柷如漆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也敔狀如伏虎背上有刻戛之以爲聲也樂之初擊柷以作之樂之將末戛敔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樂變解之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一尺櫟之籈者其名也是言擊柷之椎名爲止戛敔之木名爲籈戛即櫟也漢禮器制度及白虎通馬融鄭玄李巡其說皆爲然也椎

郭璞爲詳據見作樂器所言之搏拊形如鼓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爲然也釋器云球玉也鳴球謂擊球使鳴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爲玉磬商頌云依我磬聲磬亦玉磬也鄭玄云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然則鄭以球玉之磬懸于堂下尊之故進之使在上耳此舜廟堂之樂謂廟內堂上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也馬融見其言祖考遂言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亦不知舜父之喪在何時也但此論韶樂必在即政後耳此說樂音之和而云祖考來格者聖王先成於人然後致力於神言人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所以祖考來至明矣以祖考來至明樂之和諧也詩稱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而云祖考來至者王肅云祖考來至者見其光輝也蓋如漢書郊祀志稱武帝郊祭天祠上有美光也此經文次以柷敔是樂

之始終故先言戛擊其球與搏拊琴瑟皆當彈擊故使鳴冠於球上使下共蒙之也鄭玄以戛擊鳴球三者皆揔下樂櫟擊此四器也樂器惟敔當櫟耳四器不櫟鄭言非也　傳丹朱至有德▲正義曰微子之命云作賓于王家詩頌微子之來謂之有客是王者之後為時王所賓也故知虞賓謂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也王者立二代之後而獨言丹朱者蓋高辛氏之後無文而言故惟指丹朱也王者之後尊於羣后故殊言在位羣后亦在位也後言德讓丹朱亦以德讓也故言與諸侯助祭并爵同者推先有德也二王之後並爲上公亦有與丹朱爵同故丹朱亦讓也丹朱之性下愚堯不能化此言有德者脩上云瞽亦允若瞽能然也　傳堂下至互見▲正義曰經言下管知是堂下樂也敔當戛之柷當擊之上言戛擊此言柷敔其事是一故云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也言堂下堂上合

樂各以柷止樂各以敔也上言作用此言器名兩相備也上下皆有柷敔兩見其文明球絃鐘籥上下樂器不同各自更互見也絃謂琴瑟鐘鏞也簫管也琴瑟在堂鐘籥在庭上下之器各別不得兩見其名各自互見之依大射禮鐘磬在庭今鳴球於[illegible]堂之上者案郊特牲云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左傳云歌鐘二肆則堂上有鐘明磬亦在堂上故漢魏已來登歌皆有鐘磬燕禮大射堂上無鐘磬者諸侯樂不備也 傳鏞大至蹌蹌然 ▲正義曰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鏞大也孫炎曰鏞深長之聲釋詁云間代也孫炎曰間廁之代也釋言云遞迭也李巡曰遞者更迭間廁相代之義故間爲迭也吹笙擊鼓更迭而作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下云百獸率舞知此蹌蹌然亦是舞也禮云凡行容惕惕大夫濟濟士蹌蹌是爲行動之貌故爲舞也 傳韶舜至率舞 ▲正

義曰韶是舜樂經傳多矣但餘文不言簫簫乃樂器非樂名簫是樂器之小者言簫見細器之備謂作樂之時小大之器皆備也釋鳥云鶠鳳其雌皇是此鳥雄曰鳳雌曰皇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鳳皇爲神靈之鳥也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是儀爲有容儀也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其實一也言簫見細器之備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其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尊者體盤靈瑞難致故九成之下始言鳳皇來儀鳥獸蹌蹌乃在上句傳據此文言鳥獸易致鳳皇難致故云鳥獸不待九也樂之作也依上下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以祖考尊神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必以上下之樂言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爾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

樂偏令獸舞也鄭玄注周禮具引此文乃云此其在於宗廟九奏劾應也是言祖考來格百獸率舞皆是九奏之事也大司樂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玄云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彼謂天地之祭作樂以致其神此謂鳳皇身至故九奏也

傳尹正至太平

正義曰尹正釋言文衆正官之長謂每職之首周官所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是也信皆和諧言職事修理也上云祖考來格此言衆正官治言神人洽樂音和也此篇初說用臣之法末言樂音之和言其始於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得致太平解史錄夔言之意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勑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愼微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

工熙哉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大言而疾曰颺承歌以戒帝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為起治之事當愼汝法度敬其職屢省乃成欽哉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敬終以善無懈怠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衆事乃安以成其義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細碎無大略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帝拜曰俞往欽哉拜受其歌

戒羣臣自今以帝庸至往欽哉
往敬其職事哉【疏】得蘷言用此庶尹允諧之政故
乃作歌自戒將歌而先爲言曰人君奉正天命以
臨下民惟當在於順時惟當在於慎微既爲此言
乃歌曰股肱之臣喜樂其事哉元首之君政化乃
起哉百官事業乃得廣大哉言君之善政由臣也
皐陶拜手稽首颺聲大言曰帝當念是言哉率領
臣下爲起政治之事慎汝天子法度而敬其職事
哉文當數自顧省已之成功而敬終之哉乃續載
而歌曰會是元首之君能明哉則股肱之臣乃善
哉衆事皆得安寧哉既言其美文戒其惡元首之
君叢脞細碎哉則股肱之臣懈惰緩慢哉衆事悉
皆墮廢哉言政之得失由君也●帝拜而受之曰然
然其所歌顯是也汝羣臣自今已往各敬其職事
哉
傳用庶至慎微▲正義曰此承蘷言之下既
得蘷言而歌故知帝庸作歌者用庶尹允諧之政

故作歌以自戒安不忘危也勑是正齊之意故為正也言天命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在順時不妨農務也惟在慎微不忽細事也鄭玄以為戒臣孔以為自戒者以正天之命是人君之事故也傳三

傳元首至乃康 ▲正義曰釋詁云元良首也僖三十三年左傳稱狄人歸先軫之元則元與首各為頭之別名此以元首共為頭也君臣大體猶如一身故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謂樂行君之化君之治功乃起言無廢事業事業在於百官故衆功皆起百官之業乃廣也

傳憲法至其職 ▲正義曰憲法釋詁文此言興事對上起哉天子率臣下為起治之事言臣不能獨使起也

傳屢數至懈怠 ▲正義曰釋詁云屢數疾也俱訓為疾故屢為數也顧省汝成功謂已有成功令數顧省之務終以善無懈怠也慎其情於已成功故以此為戒

傳賡續至其義 ▲正義曰詩云西有長庚毛

傳亦以賡爲續是相傳有此訓也鄭玄以載爲始孔以載爲成各以意訓耳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者非君之明爲臣不能盡力空責臣功是其義未足以此續成帝歌必先君後臣衆事乃安故以此言成其義也　傳叢脞至申戒　▲正義曰孔以叢脞爲細碎無大略鄭以叢脞揔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皆是以意言耳君無大略則不能任賢功不見知則臣皆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故又歌以重戒也庶事萬事爲一同而文變耳

尚書正義卷第五

尚書正義卷第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禹貢第一　夏書

禹別九州，分其圻界。隨山濬川，刊其木，深其流。任土作貢。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

疏　禹別至作貢　●正義曰：禹分別九州之界，隨其所至之山，刊除其木，深其大川，使得注海，水害既除，地復本性，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史錄其事，以為禹貢之篇。

傳分其圻界　▲正義曰：詩傳云：圻，疆也。分其疆界

使有分限計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禹別者以
堯遭洪水萬事改新此為作貢生文故言禹別耳
傳刊其木深其流 ▲正義曰經言隨山刊木序以
較略為文直言隨山不云隨山為何事故傳明之
隨山刊其木也濬川深其流也隨山本為濬川故
連言之 傳任其至是功 ▲正義曰九州之土物
産各異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貢賦之差既任其所
有亦因其肥瘠多少不同制為差品鄭玄云任土
謂定其肥墝之所生是言用肥瘠多少為差也賦
者自上税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
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穀市其
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雖以所賦之
物為貢用賦物不盡有也亦有全不用賦物直隨
地所有採取以為貢者此之所貢即與周禮太宰
九貢不殊自周禮分之為九耳其賦與周禮九賦
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云作貢者取

下供上之義也諸序皆言作某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首言禹句末言貢篇名足以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為理足而略之也又解篇在此之意此治水是堯末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得王天下以是治水之功故以為夏書之首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錄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事不可知也

禹貢 禹制九州貢法

疏 禹貢●正義曰此篇史述為文發首奠高山大川言禹治九州之水水害既除定其山川次秩與諸州為引序自導岍至嶓冢條說所治之山言其首尾相及也自導弱水至導洛條說所治之水言其發源注海也自九州攸同至成賦中邦總言水土既平貢賦得常之事也錫土姓三句論天子於王地布行德教之事也自

五百里甸服至二百里流服言四海之内量其遠近分為五服之事也自東漸于海以下總結禹功成受錫之事

傳禹制九州貢法

▲正義曰禹制貢法故以禹貢名篇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貢法是禹所制非禹始為貢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

洪水汎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隨行山林斬木通道

奠高山大川

奠定也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

疏 禹敷至大川 ●正義曰言禹分布治此九州之土其治之也隨行所至之山除木通道決流其水水土既平乃定其高山大川謂定其次秩尊卑使知祀禮所視言禹治其山川使復常也

傳洪水至通道 ●正義曰詩傳云汎汎流也汎是水流之貌洪水流而汎溢浸壞民居故禹分布治之知者文十八年左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

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己之人分布治之於時平地盡爲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是言禹登山之意也孟子曰禹三過門不入其家明循三過之則其餘所歷多矣來而復往非止一處故言分布治之　傳奠定至所視　正義曰禮定器於地通名爲奠是奠爲定也山之高者莫高於岳川之大者莫大於瀆故言高山五岳謂嵩岱衡華恒也大川四瀆謂江河淮濟也世舉高大爲言卑小亦定之矣舜典云望秩於山川故言定其差秩定其大小次叙也定其祀禮所視謂王制所云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往者洪水滔天山則爲水所包川則水皆汎溢祭祀禮廢今始定之以見水土平復舊制也經云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是次秩既定故旅祭之

冀州既載堯所都也先施貢賦役載於書【疏】冀州●正義曰九州之次以治為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為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兖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荊從荊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兖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為東偏雍州高於豫州豫州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荊荊高於揚梁荊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兖州在冀州東南冀兖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兖州以冀是帝都河為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兖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兖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此經大體每州之始先言山川後言平地青州梁州先山後川徐州雍州先川後山兖揚荊豫有川無山揚豫不言

平地、冀州田賦之下始言恒衛既從史以大略爲文不爲例也每州之下言水路相通通向帝都之道言禹每州事了入朝以白帝也 傳堯所至於書 ▲正義曰史傳皆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是冀州堯所都也諸州冀爲其先治水先從冀起爲諸州之首記其役功之法既載者言先施貢賦役載於書也謂計人多少賦功配役載於書籍然後徵而用之以治水也冀州如此則餘州亦然故於此特記之也王肅云言已賦功屬役載於書籍傳意當然鄭云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惟解載字爲異其意亦同孔也

壺口治梁及岐 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 疏 傳壺口至而西 ▲正義曰史記稱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圖籍則秦焚詩書圖籍皆在孔君去漢初七八

十年耳身爲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當時疆界爲然也此於冀州之分言及雍州之山者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故也鄭云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班固作漢書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應劭云已有南屈故稱北屈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然則壺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而向西言之也經於壺口之下言治者孔意蓋云欲見上下皆治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

疏 傳高平至曰陽 ▲正義曰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爲郡名傳欲省文故云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即晉陽縣是也釋地云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其

地高而廣也下文導山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知此岳即太岳也屬河東郡在太原西南也地理志云河東彘縣東有霍太山此彘縣周厲王所奔順帝改為永安縣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鎮曰霍山此太岳是也山南見日故山南曰陽此說循理平地言從太原至岳山之南故云岳陽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橫漳

疏傳覃懷至衡漳▲正義曰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共為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衡即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北至橫漳也地理志云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此沾縣因水為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志又云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鄭玄亦云橫漳漳水橫流王

肅云衡漳二水名

厥土惟白壤

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

【疏】傳無塊至而壤 正義曰九章算術穿地四爲壤五壤爲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故云無塊曰壤此土本色爲然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雍州色黃而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盖州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

厥賦惟上上錯

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

【疏】傳賦謂至之賦 正義曰以文承厥土之下序云任土作貢文賦者稅斂之名往者洪水爲災民皆墊溺九州賦稅盖亦不行水災既除土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故云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謂稅穀以供天子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是也因九州差爲九等上上是第一也交錯是間雜之義故錯爲雜也顧氏云上上之下即次上中故云雜出第二之賦也孟子稱稅什一爲正輕之於

堯舜爲大貊小貊重之於堯舜爲大桀小桀則此時亦什一稅但什一而得爲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荆州田第八賦第三爲人功脩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爲人功少也是據人功多少總計以定差此州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故云第一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爲之上中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足明雜有下上下下可知也此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爲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但治水據田責其什一隨土豐瘠是上之任土而下所獻自

有差降即以差等爲上之定賦也然一外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恒鄭玄云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如鄭此言上上出稅九倍多於下下鄭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若上上一井稅一夫則下下九井方出一夫稅太少矣若下下井稅一夫則上上全入官矣豈容輕重頓至是乎

厥田惟中中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

疏傳田之至第五 正義曰鄭玄云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則鄭謂地形高下爲九等也王肅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則肅定其肥瘠以爲九等也如鄭之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爲上如肅之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出物既少不得爲上故孔云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爲九等上言敷土此言

曰田土異著鄭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爲之田田王異名義當然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

【疏】傳二水至耕作▲正義曰二水汎溢漫流已治從其故道故今已可耕作也青州濰淄其道與此恒衛既從同是從故道也荆州雲土夢作乂與此大陸既作同是水治可耕作也其文不同史異辭耳無義例也漳口與雍州之山連文故傳言漳口在冀州此無所嫌故不言在冀州以下皆如此也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大陸在鉅鹿縣北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郭璞云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爲是也春秋魏獻子畋于大陸焚焉還卒于寧杜氏春秋說云嫌鉅鹿絕遠以爲汲郡修武

縣吳澤也。𡨥即脩武也。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為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然此二澤地形卑下，得以廣平為陸者，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故大陸澤名廣阿，以旁近大陸故也。

鳥夷皮服

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傳海曲至害除。▲正義曰：孔讀鳥為島，島是海中之山。九章筭術所云海島邈絕不可踐量是也。傳云海曲謂之島，謂其海曲有山，夷居其上，此居島之夷常衣鳥獸之皮，為遭洪水，衣食不足，今還得衣其皮服，以明水害除也。鄭玄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先賦後田，亦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

疏傳碣石至餘州▲正義曰地理志云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爲海畔山也鄭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下文導河入于海傳云入於渤海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爲名計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於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迴入河而逆上也夾右者孔云夾行此山之右則行碣石山西南行入河在碣石之右故云夾右也顧氏亦云山西曰右鄭玄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鄭以北行則東爲右南行西爲右故夾山兩旁山常居右與孔異也冀州傳云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也則入河逆上爲還都白所治也禹之治水必每州巡行度其形勢計其人功施設規模指授方略令人分布並作還都白帝所知於時帝都近河

故於每州之下皆言浮水達河說禹還都之道也冀兖徐荆豫梁雍州各自言河惟青揚二州不言河耳兖州云浮于濟漯達于河故青州直云達于濟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州云達于淮泗皆記禹入河之道也王肅云凡每州之下說諸治水者禹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肅惟不言還都白帝亦謂爲治水故浮水也鄭玄以爲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其意與孔異也八州皆言境界而此獨無故解之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也兖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馬鄭皆云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文既局以州名須何以見其廣大是妄說也又解餘州先田後賦此州先賦後田亦如境界殊於餘州

也言殊者當爲田賦以收穫爲差田以肥瘠爲等若田在賦上則賦宜從田田美則宜賦重無以見人功修否故令賦在於田也以見賦由人功此州既見此理餘州從而可知皆令賦在田下欲見賦從田出爲此故殊於餘州也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下云五百里甸服傳云爲天子服治田是田入穀故不獻貢篚差異於餘州也甸服止方千里冀之北土境界甚遙遠都之國必有貢篚舉大略而言也

濟河惟兗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疏】兗州傳東南至距河▲正義曰此下入州發首言山川者皆謂境界所及也據謂跨之距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李巡注爾雅解州名云兩河間其氣情性相近故曰兗兗近也濟河間其氣專質體性信謙故云兗兗信也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

氣

厥性輕揚故曰揚揚輕也荊州其氣燥剛稟性彊梁故曰荊荊彊也河南其性安舒厥性寬豫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其氣蔽壅受性急凶故云雍雍塞也爾雅九州無梁青故李巡不釋所言未必得其本也

九河既道 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

疏 傳河水至北是

正義曰河自大陸之北數爲九河謂大陸在冀州嫌九河亦在冀州故云在此州界也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爲九道故知在兖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李巡曰徒駭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云徒駭太史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釜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釜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

治之苦絜絜苦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其餘同李巡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覆釜之名同李巡餘名皆云其義未詳計禹陳九河云復其故道則名應先有不宜徒駭太史因禹立名此郭氏所以未詳也或九河雖舊有名至禹治水更別立名即爾雅所云是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

成平之南簡潔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
河塡塞時有故道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
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
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闕八流
以自廣鄭玄蓋據此文爲齊桓公塞之也言闕
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幷使歸於徒駭也雷
夏既澤灉沮會同 雷夏澤名灉沮二水會同此澤 疏 傳雷夏至此澤 正
義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雷夏既澤高
地水盡此復爲澤也於澤之下言灉沮會同謂二
水會合而同入此澤也地理志
云雷澤在濟陰城陽縣西北 桑土既蠶是降
丘宅土 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桑蠶 疏 桑土至宅土 正
義曰宜桑之土既
得桑養蠶矣洪水之時民居丘上於是得下丘陵
居平土矣 傳地高至桑蠶 正義曰釋丘云非

爲之丘孫炎曰地性自然也是地高曰丘也降丘宅土與既蠶連文知下丘居平土就桑蠶也計下丘居土諸處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玄云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

厥土黑墳色黑而墳起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繇茂條長也

疏傳繇茂條長也▲正義曰繇是茂之貌條是長之體言草茂而木長也九州惟此州與徐揚三州言草木者三州偏宜之也宜草木則地美矣而田非上者爲土下濕故也

厥田惟中下田第六

厥賦貞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

疏傳貞正至相當▲正義曰周易彖象皆以貞爲正也諸州賦無下下貞即下下爲第九也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其賦亦爲第九列賦於九州之差與第九

州相當故變文作十有三載乃同治水十三年
爲貞見此意也乃有賦法與
他州疏傳治水至州同▲正義曰作者役功作務
同謂治水也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始得貢
賦與他州同也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比於他
州最在後也堯典言鯀治水九載績用不成然後
堯命得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即禪舜此
言十三載者并鯀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修鯀之
功明鯀已加功而禹因之也此言十三載者記其
治水之年言其水害除耳非言十三年內皆是禹
之治水施功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
以爲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兖
州平兖州平在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地宜漆林又宜
舜受終之年也
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疏傳地宜至貢焉▲正義曰
盛之筐篚而貢焉任土作貢此州貢漆知地

宜漆林也周禮載師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綺是織繒之有文者是綾錦之別名故云錦綺之屬皆是織而有文者也篚是入貢之時盛在於篚故云盛之筐篚而貢焉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於女功如鄭言矣檿絲中琴瑟之絃亦是女功所爲也織貝鄭玄以爲織如貝文傳謂織爲細紵貝爲水物則貝非服飾所須蓋恐其損缺故以筐篚盛之也諸州無厭篚者其諸州無入篚之物故不貢也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兗州綾錦美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順流曰浮濟漯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

疏 傳順流至曰達▲正義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其濟則下文具矣是濟漯爲二水名也言因水入水曰

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舟而陸行也揚州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傳云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是言水路相通得乘舟經達也案青州云浮于汶達于濟經言濟會于汶浮汶得達濟也此云浮于濟漯達于河從漯入濟自濟入河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盖以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浮汶入濟以達于河也

海岱惟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

疏　傳青州東北至距岱▲正義曰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末有公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剌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克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為十二州分青州為營州營州即遼東也

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略濰淄二水復其故道

疏　傳嵎夷至故道▲正義曰嵎夷地名即堣

典宅嵎夷是也嵎夷萊夷和夷爲地名唯夷爲水名島夷爲狄名皆觀文爲說也略是簡易之義故用功少爲略也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濱涯也言復其斥鹵

疏 傳濱涯至斥鹵 ▲正義曰濱涯常訓也說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迥闊地皆斥鹵故云廣斥言水害除復舊性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絺細葛錯雜非一種

岱畎絲枲鈆松怪石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

疏 傳畎谷至貢之 ▲正義曰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畎言畎去

木故言谷也怪石奇怪之石故云好石似玉也枲麻也鉛錫也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於他方所有故貢之也

萊夷作牧萊夷地名可以放牧厥篚檿絲檿桑蠶絲中琴瑟弦疏傳檿桑至瑟弦▲正義曰釋木云檿桑山桑郭璞曰柘屬也檿絲是蠶食檿桑所得絲韌中琴瑟弦也

浮于汶達于濟疏浮于汶▲正義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二水已治已可種藝疏徐州傳二水至種藝▲正義曰乂訓治也故云二水已治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尤甚盡得其治故於此記之地

理志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詩云蓺之荏菽故蓺爲種也

大野既豬東原厎平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

【疏】傳大野至可耕▲正義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野即大也檀弓云汙其宮而豬焉又澤名孟豬停水處也故云水所停曰豬往前漫溢今得豬水爲澤也東原即今之東平郡也致功而地平言其可耕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土黏曰埴漸進長包叢生

【疏】傳土黏至叢生▲正義曰䌖埴音義同考工記用土爲瓦謂之搏埴之工是埴謂黏土故土黏曰埴易卦彖云漸進也釋言云苞稹也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郭璞曰今人呼叢緻者爲稹漸苞謂長進叢生言其美也

厥田惟上中田第二厥賦中中賦第五厥

貢惟土五色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絜黃取王者覆四方

疏傳王者至四方▲正義曰傳解貢土之意王者封五色土以為社若封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歸國立社其上燾以黃土燾覆也四方各依其方色皆以黃土覆之其割土與之時苴以白茅用白茅裹土與之必用白茅者取其絜清也易稱藉用白茅茅色白而絜美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明有土謹敬絜清也蔡邕獨斷云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授之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社是必古書有此說故先儒之言皆同也

羽畎夏翟嶧陽孤桐夏翟翟雉名羽

中旄羽山之谷有之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 疏 傳夏翟至琴瑟▲正義曰釋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為雉名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名也周禮司常云全羽為旞析羽為旌用此羽為之故云羽中旌旄也地理志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即此山也

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

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蠙珠珠名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 疏 傳泗水至美魚▲正義曰泗水旁山而過石為泗水之涯石在水旁水中見石似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為磬故謂之浮磬也貢石而言磬者此石宜為磬猶如砥礪然也蠙是蚌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為珠名蠙之與魚皆是水物而以淮夷冠之知淮夷是二水之名淮即四瀆之淮也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以淮夷為水名鄭云以為淮水之上夷民獻

此珠與魚也地理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行千一百一十里也厥篚玄纖縞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疏]傳玄黑至當細

正義曰篚之所盛例是衣服之用此單言玄玄亦有質玄是黑色之別名故知玄是黑繒也史記稱高祖為義帝發喪諸侯皆縞素是縞為白繒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北據淮南距海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疏]揚州傳彭蠡至此澤

正義曰彭蠡是江漢合處下云導漾水南入于江東匯為彭蠡是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

故稱陽鳥冬月所居於此彭蠡之澤也

三江既入震澤厎定

震澤吳南大湖名言三江已入致定為震澤

疏 傳震澤至震澤▲正義曰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也具區在西古文以為震澤是吳南大湖名蓋縣治居澤之東北故孔傳言南志言西太澤畜水南方名之曰湖三江既入此湖也治水致功令江入此澤故致定為震澤也下傳云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是孔意江從彭蠡而分為三又共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為三乃入海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其意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又案周禮職方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即震澤若如志云具區即震澤則浸藪為一案餘州浸藪皆異而揚州同者蓋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

篠簜既敷

篠竹箭簜

大竹水去已布生【疏】傳篠竹箭簜大竹▲正義曰釋草云篠竹箭郭璞云別二名也又云簜竹李巡曰竹節相去一丈曰簜孫炎曰竹闊節者曰簜郭璞云竹別名是篠爲小竹簜爲大竹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少長曰夭喬高也【疏】傳少長曰夭喬高也▲正義曰夭是少長之貌詩曰桃之夭夭是也喬高釋詁文詩曰南有喬木是也

厥土惟塗泥地泉濕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

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也【疏】傳金銀銅也▲正義曰金既揔名而云三品黃金以下惟有白銀與銅耳故爲金銀銅也釋器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也鏐即紫磨金也鄭玄以爲金三

品者銅三色也瑤琨篠簜瑤琨皆美玉疏傳瑤琨皆美玉○正義曰美石似玉者也玉石其質相類美惡別名也王肅云瑤琨美石次玉者也齒革羽毛惟木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楩梓豫章疏傳齒象至豫章○正義曰詩云元龜象齒知齒是象牙也說文云齒口齗骨也牙壯齒也隱五年左傳云齒牙骨角牙齒小別統而名之齒亦牙也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宣二年左傳云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是甲之所用犀革爲上革之所美莫過於犀知革是犀皮也說文云獸皮治去其毛爲革革與皮去毛爲異耳說文云羽鳥長毛也知羽是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爲飾故貢之也說文云犛西南夷長旄牛也此犛牛之尾可爲旌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牧誓云右秉白旄詩云建旐設旄皆謂此牛之尾故知毛是

旄牛尾也直云惟木不言木名故言楩梓豫章此
三者是揚州美木故傳舉以言之所貢之木不止
於此**島夷卉服**南海島夷草服葛越【疏】傳南海至葛越▲正
義曰上傳海曲謂之
島知此島夷是南海島上之夷也釋草云卉草舍
人曰凡百草一名卉知卉服是草服葛越也葛越
南方布名用葛爲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
於羅紈是也冀州云島夷皮服是夷自服皮非
所貢也此言島夷卉服亦非所貢也此與萊夷作
牧並在貢篚之閒古史立文不次也鄭玄云此州
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厥篚織貝**織細紵貝水物【疏】
以給天子之官與孔異也
傳織細至水物▲正義曰傳以貝非織物而云織
貝則貝織異物織是織而爲之揚州紵之所出此
物又以篚盛之爲衣服之用知是細紵謂細紵布
也釋魚之篇貝有居陸居水此州下濕故云水物也

釋魚有玄貝貽貝餘貾黃白文餘泉白黃文當貢此有文之貝以爲器物之飾也鄭玄云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與孔異也厥

包橘柚錫貢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

【疏】傳小曰至不常▲正義曰橘柚二果其種本別以實相比則柚大橘小故云小曰橘大曰柚猶詩傳云大曰鴻小曰鴈亦別種也此物必須裹送故云其所包裹而送之以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言不常也文在篚下以不常故耳荊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皆爲非常並在篚下荊州言包傳云橘柚也文在篚上者荊州橘柚爲善以其常貢此州則不常也王肅云橘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荊州之無也鄭云有錫則貢之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周禮考工記云攻

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故也沿于江海達于淮泗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疏傳順流至入泗▲正義曰文十年左傳云沿漢泝江泝是逆沿是順故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順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荊及衡陽惟荊州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疏荊州傳北據至之陽▲正義曰此州北界至荊山之北故言據也南及衡山之陽其境過衡山也以衡是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爲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南也江漢朝宗于海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百川以海爲宗宗尊也疏傳二水至宗尊也▲正義曰周禮太宗伯諸侯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鄭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王也朝宗是人事之名水無性識非有此義以海

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於天子假人事而言之也詩云沔彼流水朝宗於海毛傳云水猶有所朝宗朝宗是假人事而言水也老子云滄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下之是百川以海爲宗鄭云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

九江孔殷 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

疏 傳江於至之中 ▲正義曰傳以江是此水大名九江謂大江分而爲九猶大河分爲九河故言江於此州之界分爲九道訓孔爲甚殷爲中言甚得地勢之中也鄭云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如鄭此意九江各自別源其源非大江也下流合於大江耳然則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爲江

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宋故孔鄭各爲別解應劭注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爲九道符於孔說潯陽記有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菌江雖名起近代義或當然

沱潛既道沱江別名潛水名皆復其故道

疏傳沱江至故道▲正義曰下文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是沱爲江之別名也經無潛之本源故直云水名釋水云水自江出爲沱漢爲潛鄭注此既引爾雅乃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此解荊州之沱潛發源此州若如鄭言此水南流不入荊州界非此潛也此下梁州注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源有郫江首出江南

至揵為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此解梁州之沱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揃山與江別而更流璞又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岡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郭璞此言亦解梁州沱潛與鄭又異然地理志及鄭皆以荊梁二州各有沱潛又郭氏所解沱潛惟據梁州不言荊州之沱潛而孔梁州注云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以二州沱潛為一者然彼州山水古今不可移易孔為武帝博士地理志無容不知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於梁州合流還從荊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故孔舉大略為發源梁州耳

雲土夢作乂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為耕作畎畝之治

疏傳雲夢至之治

▲正

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是雲夢之澤在江南也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定四年左傳稱楚昭王寢于雲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此澤既大其內有平土有高丘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田第八賦第三人功修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土所出與揚州同

疏傳土所至州同

正義曰與揚州同而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者蓋以善者爲先由此而言之諸州貢物多種其次

第皆以當州貴者爲先也杶榦栝柏榦栝也柏葉松身曰栝疏傳榦柏至曰栝正義曰榦爲弓榦考工記云弓人取榦之道也以柘爲上知此榦是柘也釋木云栝柏葉松身陸機毛詩義疏云杶椿樗漆相似如一則杶似樗漆也杶栝柏皆木名也以其所施多矣柘木惟用爲弓榦弓榦莫若柘木故舉其用也礪砥砮丹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疏傳砥細至朱類▲正義曰砥以細密爲名礪以麤礪爲稱故砥細於礪皆磨石也鄭云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魯語曰肅慎氏貢楛矢石砮賈逵云砮矢鏃之石也故曰砮石中矢鏃丹者丹砂故云朱類王肅云丹可以爲采惟箘簵楛三邦厎貢厥名箘簵美竹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疏傳箘簵至稱善

正義曰箘簵美竹當時之名猶然鄭云箘簵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箘簵是兩種竹也肅據氏貢楛矢知楛中矢幹三物皆出雲夢之澤皆時驗之猶然經言三邦底貢知近澤三國致此貢也文續厥名則其物特有美名故云其名天下稱善鄭玄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

包橘柚

疏 傳橘柚▲正義曰包下言匭菁茅說文云匚受物之器象形也凡匚之屬皆從匚匵匣之字皆從匚匭亦從匚故匭是匣也菁茅既以匭盛非所包之物則包必有裹也此州所出與揚州同揚州厥包橘柚知此包是橘柚也王肅云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

匭菁茅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

疏 傳匭匣至縮酒▲正義曰匭是匣之別名匵之小者菁茅所盛不須大匵故用匣也周禮醢人有菁菹鹿臡故知菁以爲菹鄭云菁蔓菁也蔓菁處處皆有而令此州貢者蓋以其

璣大珠有光可以為璣

味善也僖四年左傳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茅以縮酒也郊特牲云縮酌用茅明酌也鄭注云以茅縮酒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為莤莤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杜預解左傳用鄭興之說未知誰同孔旨特令此州貢茅茅當異於諸處杜預云茅之為異未審也或云茅有三脊案史記齊桓公欲封禪管仲覩其不可窮以辭因設以無然之事云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三脊茅以為藉此乃懼桓公耳非荊州所有也 鄭玄以菁茅為一物匭猶纏結也菁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

厥篚玄纁璣組

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綬類

疏 傳此州至綬類 ▲正義曰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為絳纁絳一名也考工記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緅

七入爲緇鄭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

爲緅又再染以黑則爲緇玄色在緅緇之間其六

入者是染玄纁之法也此州染玄纁色善故令貢

之說文云璣珠不圓者故爲珠類玉藻說佩玉所

縣者皆云組綬是組綬相類之物也九江納錫大龜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

水中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 疏 傳尺二至納之▲正義曰史記龜策傳云龜千歲滿尺二寸漢

書食貨志云元龜距冉長尺二寸故以尺二寸爲

大龜冠以九江知出九江水中也文在錫下而言

納錫是言龜不常用故錫命乃納之言此大龜錫命乃貢之也浮于江沱潛漢

逾于洛至于南河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 疏 浮于

江沱潛漢▲正義曰浮此四水乃得至洛本或潛下有于誤耳荊河惟豫州西南

至荆山北東河水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沔池山瀍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

疏 豫州 傳伊出至入河▲正義曰地理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者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冢領山在上洛縣境之內沔池在新安縣西穀城潛亭北此即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耳

伊瀍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言其不復為害也

滎波既豬

滎澤波水已成遏豬

疏 傳滎澤至遏豬▲正義曰沇水入河而溢為滎滎是澤名洪水之時此澤水大動成波浪此澤其時波水已成遏豬言壅遏而為豬畜水而成澤不濫溢也鄭云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

滎澤在其縣東言在滎澤縣之東也馬鄭王本皆作滎播謂此澤名滎播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不名播也鄭玄謂衛狄戰在此地北在云此滎澤當在河北以衛敗方始渡河戰處必在河北此蓋此澤跨河南河北多而得名耳

導菏澤被孟豬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水流溢覆被之

疏傳菏澤至被之▲正義曰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菏澤也又云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於此作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高者壤下者壚壚疏**厥田惟中上厥**

賦錯上中田第四賦第三又雜出第一厥貢漆枲絺紵厥

篚纖纊纊細綿疏傳纊細綿▲正義曰禮喪大記

侯死者屬纊以俟絕氣即纊是

新綿耳纖是細故言細綿錫貢磬錯治玉石曰錯治磬錯疏傳治玉至磬錯▲正

義曰詩云佗山之石可以攻玉又曰可以為錯磬

有以玉為之者故云治玉石曰錯謂治磬錯也

浮于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東據華山之南西距

黑水疏梁州傳東據至黑水▲正義曰周禮職方

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

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

言陽此山之西雍州之境也岷嶓既藝

沱潛既道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已可

種藝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疏傳岷山至荊州

正義曰漢制縣有蠻夷曰道地理志云蜀郡有湔道湔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也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是二者皆山名也沱出于江潛出于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入荆州故荆州亦云沱潛既道

蔡蒙旅平和夷厎績 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和夷之地致功可藝

疏 傳蔡蒙至可藝 ▲正義曰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云順帝改曰漢嘉縣蔡山不知所在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是祭山曰旅也平者言其治水畢猶上既藝也和夷平地之名致功可藝藝與平互言耳

厥土青黎 色青黑而沃壤

疏 傳色青黑而沃壤 ▲正義曰孔以黎為黑故云色青黑其地沃壤言其美也王肅曰青黑色黎小疏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

疏 傳田

罽織毛為之

第至三等▲正義曰傳以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者下中第八為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為三也鄭云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耳文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少與孔異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璆玉名鏤剛鐵疏傳璆玉至剛鐵▲正義曰釋器云璆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美玉之別名鏤者可以刻鏤故為剛鐵也

熊羆狐貍織皮貢四獸之皮織金罽疏傳貢四至金罽▲正義曰貢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云貢四獸之皮釋言云氂罽也舍人曰氂謂毛罽也胡人績羊毛作衣孫炎曰毛氂為罽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漢上曰沔疏傳西傾至曰沔▲正義曰

下文道山有西傾知是山名也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於潛水也地理志云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也不知南行幾里得桓水也下傳云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是漢上曰沔

入于渭亂于河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正絕流曰亂

疏 傳越沔至曰亂 ▲正義曰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帝都在河之東故渡河陸行而還帝都也以每州之下言入河之事河近帝都知是還都白所治也正絕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橫渡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

疏 雍州 傳西距至州西 ▲正義曰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言梁

州之竟先以華陽而後黑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計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王肅云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徧檢孔本皆云西距黑水東據河以是誤也文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為東西也

弱水既西導之西流至於合黎疏傳導之至合黎▲正義曰諸水言既導此言既西由地勢不同導之使西流也鄭云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

涇屬渭汭屬逮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於渭疏傳屬逮至於渭▲正義曰屬謂相逮屬故訓為逮逮及也言水相及詩毛傳云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為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為渭汭知水北曰汭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從故道也

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幵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行千六百里

漆沮

既從灃水攸同漆沮之水已從入渭灃水所同同之於渭

疏傳漆沮至於渭

正義曰詩云自土沮漆毛傳云沮水漆水也則漆沮本爲二水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西闞駰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沮則不知所出蓋東入渭時已與漆合渭發源遠以渭爲主上云涇屬渭汭是矣故此言漆沮既從灃水所同亦同於渭以渭爲主故也地理志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也

荊岐既旅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荊在岐東非荊州之荊

疏傳已旅至之荊

正義曰洪水之時祭祀禮廢已旅祭而言治功畢治水從下自東而西先荊後岐荊在岐東嫌與上荊爲二故云非荊州之荊也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在馮翊懷

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北彼是荆州之荆也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三山名言相望

疏 傳三山至相望 ▲正義曰以荆岐單名此山復名故辯之云三山名也至於爲首尾之辭故言相望也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所意蒙上既旅之文也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東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下濕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

疏 傳下濕至致功 ▲正義曰下濕曰隰釋地文地理志云豬野澤在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澤鄭玄以爲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隰幽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叙美禹之功

疏 傳西裔至之功 ▲正義曰左傳稱舜去四凶投之四裔舜

典云竄三苗於三危是三危爲西裔之山也其山必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地理志杜林以爲燉煌郡即古瓜州也昭九年左傳云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燉煌也鄭玄引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禹治水未已竄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定故云三危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叙記此事以美禹治之功也

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

傳田第一至功少▲正義曰此與荆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荆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

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即爲此差在後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水定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

【疏】傳球琳至似珠▲正義曰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崐崘虛之璆琳琅玕焉說者皆云球琳美玉名琅玕石而似珠者必相傳驗實有此言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

【疏】傳積石至西界▲正義曰地理志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故云河所經也河從西來至此北流故禹沿河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故千

里而東千里而南至于龍門西河也地理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西界也禹至此渡河而還都白帝也劉炫誤為治此說禹行不說治水也

會于渭汭

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

疏 傳逆流至西上 ▲正義曰會合也人行逆流而水相向故逆流曰會從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此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皆就次敘美禹之功及戎狄也

疏 傳織皮至戎狄也 ▲正義曰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傳言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崑崙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國皆是戎狄也末以西戎揔之此戎在荒服之外流沙之

内牧誓云武王伐紂有羌髳從之此是羌髳之屬禹皆就次叙美禹之功遠及戎狄故記之也鄭玄云衣皮之民居此崐崘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王肅云崐崘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西戎西域也王肅不言渠搜鄭并渠搜爲一孔傳不明或亦以渠搜爲一通西戎爲四也鄭以崐崘爲山謂别有崐崘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所以孔意或是地名國號不必爲山也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三山皆在雍州

疏導岍及岐▲正義曰上文每州說其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絕未得徑通今更從上而下條說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傍所有水害皆治訖也因冀州在北故自北爲始從岍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爲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荊山在南

郡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爲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玄以爲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鄭玄創爲此說孔亦當爲三條也岍與嶓冢言導西傾不言導者史文有詳略以可知故省文也 傳更理至雍州 ▲正義曰荊岐上已具矣而此復言之以山勢相連而州境隔絶更從上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總解此下導山水之意也其實通水而文稱導山者導山本爲治水故以導山名之地理志云吳岳在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爲汧山岐山在美陽縣西北荊山在懷德縣三山皆在雍州

逾于河 此謂梁山龍門西河

疏 傳此謂至西河 ▲正義曰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故云此謂龍門西河言此處山不絶從此而渡河也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三山

在冀州太岳上黨西

【疏】傳三山至黨西 ▲正義曰地理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太岳在河東彘縣東是三山在冀州以太岳東近上黨故云在上黨西也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

【疏】傳此三至東行 ▲正義曰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濩澤縣西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理志不載底柱底柱在太陽關東析城之西從底柱至王屋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也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

【疏】傳此二至言之 ▲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太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傍之水皆入海

山不入海也文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此衆山
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潭路
汾涑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底柱析城濟出王屋
淇近太行恒衞滹沱滱易近恒山碣石之等也

西傾朱圉鳥鼠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

疏傳西傾至南山▲正義曰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在天水冀縣南言在積石以東見河所經也地理志云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渭水所出在隴西郡之西是三者皆雍州之南山也

至于太華相首尾而東

疏傳相首尾而東▲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鳥鼠東望太華太遠故云相首尾而東也

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

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疏〕傳四山至相備 ▲正義曰地理志云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伊水所出嵩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文以爲外方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是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凡舉山名皆爲治水故言水之所經洛出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導山本爲治水故云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也

導嶓冢至于荆山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荆山荆山在荆州〔疏〕傳漾水至荆州 ▲正義曰下云嶓冢導漾梁州云岷嶓既藝是嶓冢在梁州也荆州以荆山爲名知荆山在荆州也

内方至于大別内方大別二山名在荆州漢所經〔疏〕傳内方至所經 ▲正義曰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

陵縣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地理志無大別鄭玄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旣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縣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荆州界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荆州

疏 傳岷山至荆州 ▲正義曰其下云岷山導江梁州云岷嶓既藝是岷山在梁州也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相南縣東南上言衡陽惟荆州是江所經在荆州也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

疏 傳言衡至章界 ▲正義曰衡即橫也東西長今之人謂之爲嶺東行連延過九江之水而東接

從首自山也

於敷淺原之山也經於岍及嶓冢言導岷山言陽故解之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言岷山之南至敷淺原別以岷山為首不與大別相接由江所經則記之耳以見岷非三條也地理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古文以為敷淺原

導弱水至于合黎

合黎水名在流沙東

疏 導弱水【正義】曰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為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為大河在北故先言河也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其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為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于河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凡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流水不出于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山連既繫於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

發首積石起也豫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文淮渭洛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鄭玄云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別導與自河出崐崘發源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而云導河也

傳合黎至沙東 ▲正義曰弱水得入合黎知合黎是水名顧氏云地說書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爲名鄭玄亦以爲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

餘波入于流沙 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

導

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

疏傳黑水至南海 正義曰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為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酈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

疏傳施功至通流 正義曰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故言施功發於積石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底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或鑿

山或空地以通流言自積石至海皆然也釋水云河出崐崘虛色白李巡曰崐崘山名虛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郭璞云其去崐崘里數遠近未得詳也

南至于華陰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

東至于厎柱厎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

又東至于孟津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

疏傳孟津至爲津

正義曰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致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爲地名耳杜預云孟津河内河

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為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為武濟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

疏傳洛汭至北行 正義曰洛汭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釋山云再成英一成伾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伾傳云再成曰伾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伾在脩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皋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為脩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皋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瓚言當然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水名入河大陸澤名

疏傳降水至澤名 正義曰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案班固漢書以襄國為信都在大陸之南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降水不可知也鄭以降讀為降下江反聲

轉爲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此近降水也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此鄭胷臆不可從也

又北播爲九河 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

同爲逆河入于海 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渤海皆禹所加功故叙之

疏傳同合至叙之 ▲正義曰傳言九河將欲至海更同合爲一大河名爲逆河而入于渤海也鄭玄云下尾合名爲逆河言相向迎受王肅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於海其意與孔同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 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

疏傳泉始至漢水 ▲正義曰傳之此言當據時人之名爲說也地理志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都爲漢水不言中爲沔水孔知嶓冢之東漢水之西而得爲沔水者以禹治梁州入帝都白所治

云逾于沔入于渭是沔近於渭當梁州向冀州之路也應劭云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縣爲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既云江別明與此沔別也依地理志漢水之尾變爲夏水是應劭所云沔水下尾亦與漢合乃入于江也

又東爲滄浪之水別流在荆州

【疏】傳別流在荆州○正義曰傳言別流似分爲異水案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以上在梁州故此云在荆州

過三澨至于大別三澨水名入漢大別山名

南入于江觸山迴南入江

東匯澤爲彭蠡匯迴也水東迴爲彭蠡大澤

東爲北江入于海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後爲北江而入海

【疏】傳自彭至入海▲正義曰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厎定孔爲三江既入入震澤也故言江自彭蠡分而爲三江共入震澤出

澤又分為三此水遂為北江而入于海鄭玄以為三江既入入于海不入震澤也孔必知入震澤者以震澤屬揚州彭蠡在揚州之西界今從彭蠡有三江則震澤之西三江具矣今云三江既入繼以震澤底定故知三江入震澤矣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冝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之說山水同今變易故鄭云既知今亦當知古是古今同之驗也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江東南流沱東行

疏傳江東至東行▲正義曰以上云浮于江沱潛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南知江東南流而沱東行

又東至于澧澧水名

疏傳澧水名▲正義曰鄭玄以此經自導弱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

水名故以合黎爲山名澧爲陵名鄭玄云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爲縣【疏】孔以合黎與澧皆爲水名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則本源入合黎矣合黎得容弱水知是水名楚辭曰濯余佩兮澧浦也澧亦爲水名

過九江至于東陵

江分爲九道在荊州東陵地名【疏】傳江分至地名▲正義曰九江之水禹前先有其處爲今導江過歷九江之處非是別有九江之水

東迆北會于匯

迆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爲彭蠡【疏】傳迆溢至彭蠡▲正義曰迆言靡迆邪出之言故爲溢也東溢分流又都共聚合北會彭蠡言散流而復合也鄭云東迆者爲南江孔意或然至之與會史異文耳

東爲中江入于海

有北有中南可知【疏】傳有北有中南可知▲正義曰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

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導沇水東流爲濟泉源爲沇流去爲濟在溫西北平地【疏】傳泉源至平地▲正義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傳言在溫西北平地者濟水近在河內孔必驗而知之自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溫是古之舊縣故計溫言之入于河溢爲滎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疏】傳濟水至東南▲正義曰此皆目驗爲說也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東出于陶丘北陶丘丘再成【疏】傳陶丘丘再成▲正義曰釋丘云再成爲陶丘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地理志云定陶縣

西南有陶丘亭又東至于菏菏澤之水又東北會于汶濟與汶合又北東入于海北折而東導淮自桐柏桐柏山在南陽之東【疏】傳桐柏至之東▲正義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傳言南陽郡之東也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與泗沂二水合入海【疏】傳與泗至入海▲正義曰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乃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自泗入淮已近故連言之導渭自鳥鼠同穴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渭水出焉【疏】傳鳥鼠至出焉▲正義曰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鵌其

鼠爲鼵李巡曰鵌鼵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尚書孔傳云共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璞並載此言未知誰得實也地理志云隴西首陽西南有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至京兆北船司空縣入河過郡西行千八百七十里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灃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

疏 傳漆沮至翊北 正義曰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漆

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

導洛自熊耳在宜陽東之西東北會于澗瀍會于河南城南又東會于伊合於洛陽之南又東北入于河合於鞏之東九州攸同所同事在下四隩既宅四方之宅已可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言政化和庶土交正底慎財賦交俱也衆土俱得其正謂

壤墳壚致所愼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

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明水害除

疏九州至中邦●正義曰昔堯遭洪水道路阻絕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揔敘之今九州所共同矣所同者四方之宅已盡可居矣九州之山刊槎其木旅祭之矣九州之川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皆陂障無決溢矣四海之內皆得會同京師無乖異矣六材之府甚修治矣言海內之人皆豐足矣水火已除天下衆土墳壤之屬俱得其正復本性故也民既豐足取之有藝致所重愼者惟財貨賦稅也愼之者皆法則其三品土壤準其地之肥瘠為上中下三等以成其貢賦之法於中國美禹能治水土安海內於此揔結之

傳所同事在下▲正義曰九州所同與下為目故言所同事在下四隩既宅已下皆是也其言九山

九川九澤最是同之事矣傳四方至可居〔正
義曰室隅爲隩隩是內也人之造定爲居至其隩
內遂以隩表宅故傳以隩爲宅以宅內可居言四
方舊可居之處皆可居也 傳九州至盛矣〔正
義曰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擧大言之所言
不盡故於此復更摠之九山九川九澤言九州之
內所有山川澤無大無小皆刊槎決除已訖其皆
旅祭惟據名山大川言旅者從前大水旅祭禮廢
已旅見已洽也山非水體故以旅見洽其實水亦
旅矣發首云奠高山大川但是定位皆已旅祭也
川言滌除泉源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蕩除之無
壅塞也澤言旣陂往前濫溢今時水定或作陂以
障之使無決溢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
傳四海至化和〔正義曰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
曰會殷見曰同此言四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
得集會京師非據諸侯之身朝天子也夷狄亦應

謂之四海但天子之於夷狄不與華夏同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內即是九州之中乃有萬國萬國同其風化若物在繩索之貫故云九州同風萬國共貫大禹謨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皆修治昔言政化和也由政化和平民不失業各得殖其資產故六府修治也

傳交俱至過度

正義曰交錯更互俱之義故交爲俱也洪水之時高下皆水土失本性今水災既除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還復其壤墳壚之性也謂州之土青黎是色塗泥是濕土性之異惟有壤墳壚耳故舉三者以言也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謹慎其事不使害人言取民有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

傳皆法至害除

正義曰土壤各有肥瘠貢賦從地而出故分其土壤爲上中下計其肥瘠等級甚多但舉其大較定爲三品法則地之善惡以爲貢賦之差雖細分三品以爲九等人功修少當時小異要民之常稅必

準其土故皆法三壤成九州之賦言得施賦法以
明水害除也九州即是中邦故傳以九州言之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台我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
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王者
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

錫土至朕行●正義曰此一經皆史美禹功言九
州風俗既同可以施其教化天子惟當擇任其賢
者與共治之選有德之人賜與所生之土爲姓既
能尊賢如是又天子立意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
天下之民無有距違我天子所行者皆禹之使然
故敘而美之　傳台我至行者▲正義曰台我釋
詁文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隱八年左傳文既引其
文又解其義土地也謂有德之人生於此地天子以
地名賜之姓以尊顯之周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
姒祚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爲

焉皆是因生賜姓之事也臣蒙賜姓其人少矣此事是用賢大者故與以為言王者既能用賢又能謹敬其立意也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無有距違我天子之行者論語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王者自敬其德則民豈敢不敬之人皆敬之誰敢距違者聖人行而天下皆悅動而天下皆應用此道也

五百里甸服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

疏五百里甸服●正義曰既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而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叙五服之事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為之節文使賦役有恒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於百里即為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為一節三百里外共為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

二內三百里爲一節外二百里爲一節以遠近有殺故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於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貢不入穀侯主爲斥候二百里內併役差多故各爲一名三百里外同是斥候故共爲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後二百里舉大率爲差等也　傳規方至百里　正義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玄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者主治田故服名甸也

百里賦納總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稾曰總入之供飼國馬

疏傳甸服至國馬　正義曰去王城五百里揔名甸服就其甸服內又細分之從內而出此爲其首故云甸服之近王城者揔者總下銍秸禾穗與稾總皆送之故云禾稾曰總入之供飼國

馬周以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

二百里納銍銍刈謂禾穗

疏傳銍刈謂禾穗▲正義曰劉熙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云銍穫禾短鎌也詩云奄觀銍刈用銍刈者謂禾穗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禾穗也

三百里納秸服秸稾也服稾役

疏傳秸稾也服稾役▲正義曰郊特牲云莞簟之安而稾秸之設秸亦稾也雙言之耳去穗送稾易於送穗故為遠彌輕也然計什一而得稾粟皆送則秸服重於納銍則乖近重遠輕之義蓋納粟之外斟酌納稾服稾役者解經服字於此言服明上下服皆並有所納之役也四百里猶尚納粟此當稾粟別納非是徒納稾也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納精者少麤者多

疏傳所納至者多▲正義曰直納粟米為少禾稾俱送為多其於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麤

遠輕而近重耳

五百里侯服

甸服外之五百里。侯，候也。斥候而服事。

疏傳甸服至服事▲正義曰：侯聲近候，故為候也。襄十八年左傳稱晉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行之也。斥候謂檢行險阻，伺候盜賊。此五百里主為斥候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因見諸言服者，皆是服事也。

百里采

侯服內之百里，供王事而已，不主一。

疏傳侯服至主一▲正義曰：采訓為事。此百里之內，主供王事而已。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於一，故但言采。

二百里男邦

男，任也。任王者事。

疏傳男任也任王者事▲正義曰：男聲近任，故訓為任。任王者事，任受其役。此任有常，殊於采，不主一也。言邦者，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也。

三百里諸侯

三百里同為王者斥候，故合三為一名。

疏傳三百至一名▲正義曰：經言諸侯者，三百里內同

爲王者斥候在此內所主事同故合三百四百五百共爲一名諸侯以示義耳

五百里綏服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政教

疏傳綏安至政教

正義曰綏安釋詁文要服去京師已遠王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此綏服路近言安服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束而自服也周語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彼賓服當此綏服韋昭云以文武侯衛爲安王賓之因以名服然則綏者據諸侯安王爲名賓者據王敬諸侯爲名彼云先王之制則此服舊有三名

三百里揆文教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

疏傳揆度至皆同

正義曰釋詁訓揆爲度故雙言之以王者有文教此服諸侯揆度王者政教而行之必自揆度恐其不合上耳即是安服王者之義

二百里奮武衛

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

疏 傳文教至以安 ▲正義曰既言三百言二百嫌是三百之內以下二服文與此同故於此解之此是文教外之二百里也由其心安王化奮武以衛天子所以名此服爲安也內文而外武故先揆文教後言奮武衛所從言之異與安之義同奮武衛天子是其安之驗也言服內諸侯心安天子非言天子賴諸侯以安也

五百里要服

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

疏 傳綏服至文教 ▲正義曰要者約束之義上言揆文教知要者要束以文教也綏服自揆天子文教恐其不稱上旨此要服差遠已慢王化天子恐其不服乃以文教要服之名爲要見其疎遠之義也

三百里夷

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

二百里蔡

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

疏 傳蔡法至差簡 ▲正義曰蔡之爲法無正訓也上言三百

里夷夷訓平也言守平常教王耳名為蔡差簡於夷故訓蔡為法法則三百里者去京師彌遠差復簡易言其不能守平常也

五百里荒服 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略【疏】傳要服至簡略○正義曰服名荒者王肅云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傳言荒又簡略亦當以為荒忽又簡略於要服之蔡也

三百里蠻 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疏】傳以文至以法○正義曰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緡也其意言蠻是緡也緡是繩也言蠻者以繩束物之名揆度文教論語稱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故傳言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國內之法強逼之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然甸侯綏要四服俱有三百里之役什一而稅但二百里蔡者稅微差簡其荒服力役田猶並無故鄭注云蔡之言殺減殺其賦荒服既不役作其人又一

賦其田事也其侯綏等所出稅賦各入本國則亦
有納總納銍之差但此據天子立文耳要服之內
皆有文教故孔於要服傳云要束以文教則知已
上皆有文教可知獨於綏服三百里云揆文教者
以去京師既遠更無別供文不近外邊不爲武衛
其要服又要束始行文教無事而能揆度文教而
行者惟有此三百里耳奮武衛者在國習學兵武
有事則征討夷狄不於要服內奮武衛者以要服
逼近夷狄要束始來不可委以兵武

二百里流

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凡五服相距爲方五千里

【疏】傳流移至千里▲正義曰流如水流故云移也其俗流移無常故政教隨其俗任其去來
不服蠻來之也凡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
面別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賈逵馬
融以爲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
千里六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

方六千里鄭玄以為五服服別五百里堯之舊
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至于五
千里相距為方萬里司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以
為然故肅注此云賈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
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
倍於堯而書傳無稱也則鄭玄創造難可據信漢
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太半
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
不入未暇以征伐為事且其所以為服之名輕重
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為
甸服其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
甸服之外諸侯入禾槀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
之矣是同於孔也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
服別五百里是為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於堯又
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
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

域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其虛空爲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故王肅上篇注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言經指直方之數漢據迴邪之道有九服五服其地雖同王者革易自相變改其法不改其地也鄭玄不言禹變堯法乃云地倍於堯故王肅所以難之王制云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彼自言不盡明未至遠界且王制漢世爲之不可與經合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漸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

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色禹功……於四海

故堯錫玄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 〔疏〕東漸[illegible]言五 漸之[illegible]漸入 海西被

及于流沙其北與南雖在服外亦與聞天子威聲

文教時來朝見是禹治水之功盡加于四海以禹

功如是故帝賜以玄色之圭告其能成天之功也

傳漸入至朝見 ▲正義曰漸是沾濕故爲入謂入

海也覆被是遠及之辭故爲及也海多邪曲故言

漸入流沙長遠故言被及皆是過之意也五服之

下方說此事故言此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

朝見言其聞風感德而來朝也鄭玄云南北不言

所至容踰之也言西被於流沙流沙當是西境最

遠者也而地理志以流沙爲張掖居延澤是也計

三危在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 傳玄天至

功成 ▲正義曰考工記天謂之玄是玄爲天色禹

之蒙賜必是堯賜故史敘其事禹功盡加于四海

故堯賜以玄圭以彰顯之必以天色圭者言天功成

也大禹謨舜美禹功云地平天成是次功成也

尚書注疏卷第六